



殘雪獲第11屆「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」(下)

殘雪迄今出版的小說、散文、評論、譯作共約80部，不少已有外國的譯本。套殘雪自己的話說：「我現在『走出去』的作品主要還是小說，日本和美國也出版了少數我的文學評論。英文版已有13本，日本版12本，其次是西班牙語、法語、德語、意大利語、丹麥語、韓語等等。現在我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文學網頁。……目前出版我的作品最積極的是美國、德國、西班牙、日本和韓國。我估計自己的作品終將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版，凡研究實驗文學的人都會來讀。」

殘雪作品可以長銷國外市場，與她廣泛涉獵西方的作品及創作的開放性有關。

殘雪五六歲便接觸外國童話，如安徒生的童話等，到了青年時期，開始閱讀但丁、卡夫卡、歌德、博爾赫斯、卡爾維諾和塞萬提斯等人的作品，她早年跟我說，她還喜歡川端康成的《雪國》、《古都》、《千隻鶴》和擅寫古典敘事的宮本輝作品。她表示，對西方一些代表作品，如但丁《神曲》、康德的《純粹理性批判》、羅伯特·穆齊爾的《沒有品性的人》等，她反覆閱讀多遍。

殘雪並不一味崇拜西方。她稱，中國作品中，她最喜歡《紅樓夢》，她還喜歡魯迅的作品，可見殘雪不斷在挑戰自己寫作的極限，正若合殘雪的自我道白：「人在世界上生活，肉體和心靈都會有很多屈辱。而寫小說是最大的釋放——所謂化腐朽為神奇。所有從前的屈辱都是動力，你依仗它們做出美的事物。」

港姐們

港姐選舉原來50屆了，半世紀的事！好多人已經對這選舉沒有興趣，老觀眾說愈做愈差，年輕觀眾根本不會看。而我今年是很安定地坐在電視機前看着整個過程。其間當有不少感覺，畢竟我陪着這個選美慢慢成熟、成長！看着她們一個一個經歷着人生種種，太多太多的事在其中。

因為這許多年，跟不少港姐仍然有聯繫，其中包括大家可能已經不記得的第一屆港姐冠軍孫泳恩（Elaine）。其實她獲選的那一年，我還未正式入行，和她交往是在她開始在電視台做節目的時候，那時候她做綜藝節目，被當時的監製陳家蓀熱烈追求，之後更加給他娶為妻。那時候大家都年輕，相信感情也不是太穩固，沒幾年她便離婚了。之後她與練馬師交往，那時候我們反而來往甚密，我常到她和練馬師住的宿舍，直至他們離港赴美，我們的情誼也隨之而暫時結束。和她再相逢是因為時裝設計師鄧達智的邀約，我們便在毫無徵兆之下重逢。

那次之後我們再次聯繫起來，也多次在不同地方相聚，移居美國的她在那邊做地產經紀，近年又愛上了中國市場，我再見她的時候，我已經在內地買了房子，準備再買多幾間作為儲備。

另外一位至今仍然漂亮精緻的是趙雅芝，最近才看到她在內地

如《野草》等。她希望將中西文化的兩種元素在作品結合為一體，當她在創作中向縱深挖掘，「就會時刻感到我們的古老文化的魅力」。

殘雪刻意創造自己的文字世界——那是她不斷實驗不斷創新的自留地。她認為她的創作是代表大自然發聲，在她作品中，人可以和樹說話，甚至和空氣說話，她自稱是「自然的聯體女兒」。她認為，寫實驗文學的她，「必須對自己的身體具有超級的敏感，以及掌控全局的氣魄。」

她認為寫得最順手的長篇《新世紀愛情故事》、《最後的情人》及最近剛完筆的《迷人的異類生活》，她嘗試從抽象的觀念世界回到對世俗世界的觀照，特別是《迷人的異類生活》，「作品的主題用幾對情人之間的複雜愛情來體現文學的本質之美」（殘雪），這是一部一反殘雪的寫作常態，並進入寫實的世俗刻畫作品，沒有玄虛的懸念，只有世俗的人欲和關係——情色的釋放。

可見殘雪不斷在挑戰自己寫作的極限，正若合殘雪的自我道白：「人在世界上生活，肉體和心靈都會有很多屈辱。而寫小說是最大的釋放——所謂化腐朽為神奇。所有從前的屈辱都是動力，你依仗它們做出美的事物。」



姚玗

榮譽院士的榮譽

上周五，我有幸在香港浸會大學獲頒榮譽大學士。榮譽大學士雖說是榮譽，但這份榮譽一點也不簡單。

香港浸會大學的前身是1956年創立的香港浸會書院，1972年改稱香港浸會學院，1994年11月，立法局通過有關條例，浸會升格為大學。浸會大學的榮譽大學士是從2006年才開始頒授，頒給不同領域的社會傑出人士，以表揚他們對社會作出的重大貢獻，並希望通過各院士的個人經歷和成功經驗啟發學生。

每年頒授院士的人數並不相同，頒授多年總人數也不到百人。今年是第十七屆榮譽大學士頒授典禮，除了我，還有香港藝術節行政總監何嘉坤、慈善家和企業家呂寧義同時獲得這份榮譽。3位獲得者，從歷年的榮譽院士頒授來看，人數都不算多，這充分體現了浸會對頒授榮譽院士的嚴謹重視。當天我參加典禮，也充分感受到這一點，整個頒授的流程，不論是如何鞠躬、如何戴帽、如何拍照，每一步每一個細節都非常嚴謹仔細。為了保證典禮的規範隆重，我們還提前接受採排，充分了解如何走位、如何接受主席授予榮譽大學士，如何鞠躬致謝，直到所有流程能精準銜接、一氣呵成。這種嚴謹重視充分體現了這份榮譽的崇高無價。

獲得這份榮譽，我非常高興，首先當然是對我藝術奉獻社會，關愛青年孩子的認可。這也是我公公魯平生前對我的影響和支持，巧的是，1998年，香港浸會大學也曾頒授榮譽學博士給他。時隔24年，我也在浸會獲得榮譽，相信他在天之靈也會感到欣慰和高興。

我很榮幸，在當天頒授典禮上，還代表3位獲得者做了感謝致辭。我說，適逢香港今年迎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里程碑，在高光時刻裏獲此殊榮，讓我們倍感榮幸。我很感恩，香港給了我很多，打開了我的眼界。我創辦香港弦樂團，積極為本地青年藝術家創造舞台和機會，用音樂傳遞愛的能量給基層孩子，這些夢想的實現，都是香港給了我各種歷練和膽量。

近年來，國家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，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見證着這一切，我最直接的感受，就是「潮平兩岸闊」。香港的青少年即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機遇，只要有夢想的人，就能在香港融合、創新、實現夢想，這就是這個城市的魅力。

我經常鼓勵我的學生、樂團的樂手，做一個合格的音樂家不是只顧技藝，更重要的是，懂得如何思考更遠大的夢想，通過一己之長，為社會作貢獻。

香港浸會大學校長炳江教授的致辭，也談到了這個理念。他說，榮譽大學士「獲得的稱譽並不單是基於個人成功，也源於他們致力與別人分享成就。他們影響着社會下一代，幫助他人實現夢想，並通過教育和慈善為社會帶來希望。他們創造機會，建立平台，助人展翅高飛，為大家樹立了優良的榜樣。正如著名運動員雷·倫納德（Ray Leonard）所說：「成功的意義除了是實現夢想以助己，也在於實現夢想以助人。」

這份榮譽確實不簡單，既肯定了過去，又影響着未來，「影響着社會下一代」，獲得這份榮譽對我而言更是一種鞭策，衷心希望未來助力更多的年輕朋友實現夢想。



少爺兵

擁抱健康身軀去衝刺

每每聽見男團女團於台上表演時，有人突然暈倒或身體不適等消息時，從事幕後製作工作的友人都會眉頭緊皺成「川」字，嘆息表示雖然不是每個組合都經常合作，但大家亦算是同行，難免有「情意結」，不管是好或壞消息，總會比較關注，也有「揪心」的時候，人之常情。

「團員在台上暈倒的原因很多很多，不過歸納情況多是『餓暈』或體力透支生病致身體不適的居多；在現今的演藝圈追求有顏值兼身段美態的時代，男生比女生較容易『達標』，男生嘛，有衣着和操肌掩蓋的優勢，女生多被要求性感，肥了一點點也不行，所以女生節食體重管理的情況很普遍，有人甚至認為這是應該，必然要做到的事情，致身體健康於不顧，食少一餐完全不是問題，誰也知道『低血糖』是十分致命的，暈倒就是警號。不是詛咒任何人或者黑心，人沒了，說什麼要出道要在娛樂圈出名堂等壯志已是徒然，只有擁抱健康的身體，才能真正的為事業衝刺，不要認為自己年輕就能『頂』得住身體健康的損耗，無奈身體健康的事情不是你說了算的。」友人指經常好心提醒團員，不過他們大部分的反應是「要趁後生拚搏」有錯嗎？！有人亦會擺出一副「阻人財路」如殺人父母的樣子，令勸喻他們的人頗有無力感。

「製作公司站在利益角度，有團員倒下是個人事件，只要找人填補那位置就好，『團』還是一個團！不是說投身演藝圈沒作為沒前途，非也！只是想憑團員出道的，受到的掣肘和問題將會是不少，憧憬前途的未來是一回事，當真正面對現實的一切又是另一回事啊！所以，不要永遠『懸浮』在自我的世界裏，並不是逆境後必會見到陽光或彩虹，更不要妄想某些會表達着『同情』，不落井下石已算是功德無量了。」

對滿心眼只有自身利益或目標而言的「頑石」，要它們「點頭」，談何容易！



百家廊